

露营去

露营，如同将自己牧于山野。

这并不隐晦玄妙哲学，只是一种身体力行。就像羔羊需要牧草，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阳光之下，山野之间，恣意风中，甚至月光和星辰。城市的烟尘遮蔽住我们太多的感觉，甚至逐渐剥离我们属于自然的那些习性。闻不见鸟鸣，嗅不到花香，除却沙尘，恐怕早已忘记新雨过后泥土的芬芳。

夜晚是一剂良药。当幕合四野，你顶一小帐，沉睡于隐藏着无数生命的泥土之上，你甚至可以听到种子崩裂开来的声响，你的感觉会变得异常灵敏，你会觉得自己被提纯，万籁寂静的山野，也有着万般生命的呢喃。好在，我们距离牧场不远。

背起行囊，让我们离自己更近一些，在自然的黑夜里，听着鸟鸣醒来，如同醒来的森林……

本刊编辑部>策划



GO CAMPING

游牧者的奢华
在路上没有他乡
安睡水云间

房帐

游牧者的奢华

当你认为自己的身体里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你就会喜欢上在星空下露营。

想像着祖先们终年随水草转移游动放牧，以兽皮和木头支撑起挡风遮雨的居所。

牛马背负着行营随着水与草的丰盈流转。

把想像做到极致，让露营生活有了一个华丽的转身。

一顶钟形房帐，面积超大，火炉，地毯，兽皮，双人床……搭配精美的菜式和醇香的葡萄酒。

两个法国人的溜达马帮

王郢/孔斯坦丁>撰文/摄影 严冬冬>编译

两年前他们相遇在中国的香格里拉，他们徒步穿越，他们热爱这里的风光和文化，他们在村庄里租下大院与藏民为邻，他们不仅要去发现最美的风光，也希望茶马古道上的马帮文化得以延续，他们热爱大山也热爱自然，他们渴望在最美的星光下露营，于是，他们以他们尊敬的前辈——把生命的最后留在中国的法国探险家路易·溜达 (LOUIS LIOTARD) 的名字组成了一个马帮——溜达马帮。他们的名字是孔斯坦丁·德斯莱维 (CONSTANTIN DE SLIZEWICZ) 和阿里克西·德·吉勒邦 (ALEXIS DE GUILLEBON)。





为了古老的大地和美丽的星空



“岩石，树木，吹过我们脸颊的微风！坚实的大地！真实的世界！惯常的道理！紧密联系，触手可及！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

（亨利·大卫·梭罗，《缅因森林》）



几年前，孔斯坦丁围着梅里雪山大转，一路跟随着朝圣的藏族，每遇到一队人都会给他吃喝。一个多月后，经过积雪的垭口，突然一道彩虹在他的背后追随，当时所有人震惊了，对他低头顶礼。他一直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确信当人行走在大自然中，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汽车的干扰，只有自己和自然，才能感知到自身和自然的能量，这种能量或许就是神奇。为了放大这种神奇，他和阿里克西甚至给自己马帮行走路上的一个垭口命名为玛丽·路易山口，前后的两个名字是他们各自曾爱过的姑娘的名字：唉呀，那些山也没什么名字，我们也可以这么叫的。他们同时决定，每到这个垭口都在上面摆一块石头，直到成为一个玛尼堆。

其实孔斯坦丁并不总像露营狂欢时那么奔

放，看到他如何布置自己的营地就能知道他严谨作业的另一面。过去10年他基本是在云南生活，在中国和法国的媒体做过摄影和文字记者，2005年在泸沽湖畔生活了两年，写下了《失落的西藏人》。他到目前为止还不会开车，但却跟着别人的自驾车早几年就跑过了大部分藏区。2008年，他出版了《扬子江上的炮舰》，2010年又写了一本《醉中国》。两年前他开始住在香格里拉，他在离县城十几公里外的哈匹村租了一个藏式的大房子，合同期是20年，他说要把未来的20年都留给爱的香格里拉。所以，当他发现他最向往并尊重的茶马古道文化正在远去的时候，他想他们或许可以尽自己的能力让这种生活延续。

在各色的露营帐篷里钟形帐篷是最讲究舒适

的。这种帐篷由亨利·霍普金斯·西布利（Henry Hopkins Sibley）发明，他的灵感来源于北美印第安人的锥形营帐。他在1858年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了专利，原本可以从之后生产销售的每一顶帐篷利润中抽取五美元的专利费，但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他选择了加入南部联邦的军队，结果在联邦战败后丧失了专利权——果然是男怕进错行。虽然西布利一分钱没挣到，可这种帐篷的生产却一直到现在，并且成为露营生活华美的一部分。

第一次孔斯坦丁从法国背回了这样一个45公斤重的帐篷。几个月之后又买了三顶不同功能的帐篷。他在旧货市场转悠去淘那些与茶马古道生活相关的物件：行李箱、马灯、藏毯、兽皮……精致的茶与茶杯也必不可少，各式烛台、蜡烛和马灯让帐篷在夜色里有了

- ↖ 约瑟夫·洛克与仆人们在帐篷门口，1933年。
- ↖ 吉伯·利奥塔尔探险队在果洛的营地，1940年。步枪和藏獒都是必不可少安全措施。
- ↑ 约瑟夫·洛克在木里藏区夏诺多吉雪山脚下的营地。
- ↗ 约瑟夫·洛克的探险队在贡嘎山（7556米）附近的结斯山口，这里是康巴藏区的腹地。
- ← 钟形帐篷最初由亨利·霍普金斯·西布利（Henry Hopkins Sibley）所发明，他的灵感来源于北美印第安人的锥形营帐。他在1858年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了专利，原本可以从之后生产销售的每一顶帐篷利润中抽取5美元的专利费，但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他选择了加入南部联邦的军队，结果在邦联战败后丧失了专利权。

异彩。作为一个法国人，营造浪漫和品质的自信，他们总还是有的。孔斯坦丁时常陷入到他的帐篷狂想中，似乎他的帐篷里总缺东西，而基本上阿里克西就是他狂热意见最好的过滤器，面对制止，他也可以捋着他褐色的头发：好吧，也可以啊。

阿里克西拥有工学与哲学双学位，曾花多年时间在撒哈拉沙漠和索马里海岬旅行，这让他爱上了荒漠。2006年，他在毛里塔尼亚的沙漠上骑乘骆驼旅行，回来后写下了《荒原四十天》。过去两年里，他在云南为非政府组织“湄公河的儿童”担任志愿者，致力于湄公河、雅鲁藏布江和怒江流域少数民族儿童的教育。阿里克西酷爱攀岩，哪怕是在最劳累的徒步过程中，只要能徒手攀爬他就立

“那么，这片奇异的土地究竟有什么魔力，吸引着**我们**一次又一次返回这里呢？我们**穿越**冰封的**荒漠**，**海拔**之高仿佛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攀登恐怖的**巨大山峰**，脚下是**万丈深渊**，周围群山上的**皑皑积雪**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雅克·巴考《西藏叛乱》）

刻放倒背包，立刻行动。每次露营他都背着扁带，只要能找到把带的两头拴住的地方，他就跳将上去，成为风中灵活的舞者。

孔斯坦丁和阿里克西做马帮旅行除了满足自己的爱好，也是想帮助他们的藏族邻居增加一些收入。20岁的扎西尼玛从来没有经历过马帮生活，而马帮旅行曾是他父辈生活的一部分，从一开始，他们就把扎西尼玛带在身边，让他像他爸爸那样了解大山，了解自然，也能提供最好的服务，他们希望扎西尼玛从此热爱上这样的生活，能够生存并且可以热爱。

为了古老的大地和美丽的星空，也为了在最美妙的地方享受最精彩的夜晚，他们把露营

的线路以星座命名：仙女座、英仙座和仙后座。香格里拉曾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一站，漫长岁月里曲折的山路留下无数马蹄的印记，回荡着马夫吆喝的声音。头顶的繁星缓缓流转，仿佛漂浮在星的海洋。如今两个法国男人要在这里开始新的梦想。

两个法国人的目标在哪里？是藏区传说中失落的天堂香巴拉，他们要去那里寻找大地最深处的奥秘。沙漠中间的小王子，独行朝圣的犹太僧侣，西哈诺的星象师，诗人，音乐家和草原上的哈萨克，这一刻都是他们的旅伴。行走，寻觅新的山谷，穿越高山之间的垭口，跟随着转山的信徒，围着篝火跟得道的活佛和淳朴的村民们建立友谊，用身心去拥抱这片土地上的一切。

生存是一项技术，生活是一种艺术



一个是A型血的水瓶座，一个是A型血的处女座，一个是能狂喷三小时不停歇的话痨，一个是能沉默三天不说话的闷罐，一个是永远斗志昂扬创意无限的乐观小伙，一个是随时埋头学习乐于倾听的自省青年；至于爱情观，一个是想一生在海里追逐，一个是找一棵大树相伴。

“生存是一项技术，生活是一种艺术”这是孔斯坦丁在描述他的露营状态。他出生在靠近地中海的法国南部，他始终坚称自己是西征的蒙古人的后代，他的祖先来到波兰，他的祖辈辗转来到法国，可他的身上始终流着游牧民族的血液。与在云南旅行的外国人

相遇，他们这些各种移民的后代总喜欢追根溯源，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起码听到有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人说他们的祖先是蒙古人。这是孔斯坦丁最喜欢的话题，他兴奋地转过头一只手在自己的胳膊上划过，他告诉所有人：你知道嘛，他们身上跟我一样的，流着蒙古人的血，我们都是游牧民族的后代，我们都爱大自然！

这样一个出生在地中海沿岸，骨子里都带着奔放自由的小伙，这样一个崇拜游牧生活的男人，他不喜欢在星空下露营都难。孔斯坦丁小时候当然不那么热衷学业而极度期盼假期的夏令营，忆往事看未来，他清晰地画出他的夏令营装扮，讲出在绿色天地的故事。他那跟他一样喜欢说话热爱生活的爸爸自然也会经常带着他去山上旅行露营。

二战之前，许多来西藏旅行的外国探险家都出身贵族世家。他们在旅行时都很讲究排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沿途地方领主们的尊重，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安全。所以，当美籍奥地利裔探险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受《国家地理杂志》之托前往西藏考察时，并不是只身一人，而是专门组建了由26头骡马和17名仆人组成的浩大队伍，骡马车上载着他的藏书和家具，还有专用的浴盆和精美的瓷器……这样的做派是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延续，在那个年代，绅士们在丛林、沙漠和山区探险时，总是穿着一尘不染的斜纹呢正装，由仆人们搬运一箱箱的法国葡萄酒。

法国人孔斯坦丁虽然不是出身贵族，可这样的生活理念自然也深植内心。每次去山上露营，他会带上各种服饰——他的藏装，他的纳西族袍子，他的古老的法式军装，各种围巾，甚至包括击剑之类的玩具……当然，少不了葡萄酒。

当孔斯坦丁与阿里克西相遇，他们在云南的无数次远足几乎从来不带帐篷，因为他们知道会在山上找到当地人的夏季牧场。傍晚时分他们奔向牧场的木屋，两位小伙兵分两路，孔斯坦丁找柴，阿里克西去找水源，在星光的夜晚坐在火堆旁边，阿里克西打开背包，除了必备的酒，总会排列出：咖啡豆，咖啡研磨器，具有压缩过滤功能的咖啡壶，搪瓷水杯，营地灯，汽炉加炉头，烧烤网状托盘，提梁烧水壶，紫砂小茶壶，红茶绿茶和普洱茶，大块奶酪，腊火腿，面包，花生米，核桃仁，葡萄干……

直到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做一个马帮旅行正是他们最爱的生活。他们的露营生活就有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一顶内部面积20平方米、中心高度三米宽敞的钟形帐篷，帐篷内备有全套生活用品：火炉，藏式地毯，兽皮，双人床，华美的床单被褥，烛台，营地灯，老式箱子，毛巾……再专配一顶皇家帐篷作为餐厅帐，由两项大型钟形帐篷连接而成，木质桌椅，台布，餐巾，烛台，营地灯，高品质的瓷器和玻璃器皿……搭配精美的菜式和醇香的葡萄酒。赶马的藏族汉子酒过三巡围着篝火高声歌唱跳起锅庄。



太阳刚刚落山，最后的余晖拂过高山草甸，夜风变得凛冽起来。随着暮光逐渐黯淡下去，炉火熊熊燃烧起来，温暖的烛光充盈着帐篷，咖啡散发出诱人的香气，餐桌上已经摆好了精美的瓷器，星光下的诗歌朗诵荡涤着我们的灵魂。

